

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九目錄

釋清書

長城人

詩式總序

詩式中序

唐蘇州東武丘寺律師塔銘

并序。師名齊翰吳興人。

湖州府大雲寺故禪師瑀公碑銘

并序

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

并序。師名惠問。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師名道遵吳興人。

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讚

并序。爲郡守樊公夫人。

畫藥師琉璃光佛讚 并序。同上。

大雲寺逸公寫真讚

王安吉寫真讚

烏程李明府水堂觀玄真子置酒張樂叢筍亂揮

畫武城讚 張志和號玄真子寓公

座右偈

杜鴻漸

與楊祭酒書 貽顧渚茶

陸羽 寫公

顧渚山記

張瞻濟貢進士

無爲寺記略歸安

元結

送張玄武序玄武吳興人

篋中集序爲吳興沈千運

裴清郡守

進金沙泉表長興

于頔郡守

吳興晝公集序

沈旣濟

德清人

駁則天太后不可立本紀議

詞科論

并序

枕中記

楊漢公

郡守

千祿字書後記

爲顏魯公在郡書刻

穆員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爲烏程令穆萃子女

符載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楊衡吳興人

劔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真讚

爲錢徽

武元衡

劉商郎中集序

劉商寓公

吳興藝文補卷之九目錄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九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詩式總叙

釋清晝

夫詩者衆妙之華實六經之菁英雖非聖功妙均于聖
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淵奧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萬象
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瀕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
裏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
意會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洎西漢已來文體四

藝文補

卷之九

唐文

變將恐風雅浸泯輒欲商較以正其原今從兩漢已降
至于我唐名篇麗句凡若干人命曰詩式使無天機者
坐致天機若君子見知庶有益于詩教矣

詩式中序

釋清晝

序曰貞元初余與二三子居東溪草堂每相謂曰世事
喧喧非禪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
朝目前聆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
坐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深入杼峯與
松雲爲侶所著詩式及諸文字併寢而不紀因願筆硯

而笑言曰我疲爾役爾因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况爾是外物何累乎我哉住既無心去亦無我今將放爾各原其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余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王正夏五月會前御史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移爲湖州長史初與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余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溫兮其言使寒藜之欲榮儼乎其容若春冰之將釋余乃受辭而退他日言及詩式余具陳夙昔之志公曰不然因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嘆曰早歲曾見沈

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之論殊不及此柰何
學小乘偏見以夙昔爲詞耶再三顧余敢不唯命因舉
邑中詞人吳季德卽梁散騎常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
余器而重之昨所贈詩卽此生也其詩曰別時春風多
掃盡雪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公欣然因請吳
生相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黜而竄之不使琅玕與砒
砒齊列勒成五卷粲然可觀矣

唐蘇州東武丘寺律師塔銘

并序

釋清晝

律者聖道遊入之律爲心見所環多滯近果不然則極

地之階乎武丘律師諱齊翰字等至通教之士也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某隋魏州司馬祖考二世不仕律師綺歲從大人至山寺覩高靜無塵之躡惻然有宿命之知因請出家大人從之至天寶八年八月五日奉制度配名未定九年十月依分壇受具足戒後移名開元大曆中移名武丘皆兩州道俗所請也律師道性澗默水則澹然跡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騁行鼓簧之士哉畫始疑斯未造精極因問業報之理如何師對曰夫鼓毘嵐之風有物

皆壞而靈空不動蓋無相也心且無相業何累焉但恐
陷於偏空妄撥無耳繇是始知律師心之所至精相部
義窟洞法華經王蘇湖戒壇每當諸首大曆十年某月
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蓋精誠之所致
也至某年春秋六十八僧夏四十七遇疾之日謂弟子
曰有鶴從空飛下徊翔我前爾曹見乎必謝之期小聖
將病安能免哉卽以某年某月終於本院受業門人如
隱壇場門人宣究誠肅禪心律儀已有時譽豈則律師
之鄉僧也戒有一日長許爲法兄昔媿隨肩今傷分影

有清規之可採則文石而言焉銘曰

漫漫情海多生沒兮超超我師一念越兮舊寺龜溪爲
僧傑兮新居武丘匠時哲兮適來示生亦示滅兮山上
人間有遺轍兮故雲茫茫餘水泱泱留廢房兮黃蘗心
苦青松節寒對空壇兮升堂門人結社居士依扉履兮
或刻貞石或書勝幡思師存兮

湖州府大雲寺故禪師瑠公碑銘

并序

釋清暈

昔在稊天子我如來大聖沒于西土蓋示身也其聲教

紛綸湮滅而復紀者九十六種外道持衡于五天是借
佛號俾戒月生魄寶星爲慧涅槃河水汨泥揚波而天
下騰口襲心覺然而喪精矣我本師爰勅大士中興南
州激童蒙竅樞机摧異道破邪黨彼日月是出燭火不
息其爲光也不亦難乎有其躡清氣胤種性雲龍相召
異蒼爲眷則我大師矣大師諱瑀字真瑛俗姓沈氏吳
興德清人也其先仕國于沈因以爲氏按春秋沈子之
後也五代祖敏梁東陽太守不言而理不猛而威揚之
以和風灑之以甘雨殷氏旣喪公其嗣焉高祖其勇而

仁直而信少好理體機若鈺轉六歲讀孝經至參不敏
畧而不讀師問之故曰此大人稱之而小子曷稱之十
七州舉孝廉陳侍中徐陵特相器重名位不達終于丘
園曾祖其學藏于晦辯守于訥大業之際州辟不起祖
其考三教之源精一之旨結廬於金鷲山下怡然獨得
父其湖山是傑言行孔臧里有不爽而訓之隣有不給
而錫之煥兮春風凜兮寒松心可以育物德可以垂裕
以五世樹善而瑀公生而聰慧不以師受年未總角辭
親出家患身之資忘若遺跡爽口之味飲如我仇以如

意年大赦度人壞衣削髮煤冥世事怡懌至道弱冠遊
東京大福先寺厥受大戒懇懇勤勤不遑假寐三日之
夕戒相出焉見有神人假然在目倏來忽往或同或異
得非至誠乎于是燭如來燈佩菩薩印證聖中歸于大
雲道場堅執律炳僧綱釐舉不亦宜哉公素履純龐無
咎無譽使天下之士有外道焉有闍提焉心如飄風言
若泉湧撓我聖教齊我妙門公示以從容誘以方便莫
不稽首坐色而聞命焉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
日夜一匝或二日或三日一匝苦節貞勵飲水茹霜夜

至聖僧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夜
無燈燭心口是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如此則往往有
之公常喟然曰自明帝夢金人孫權獲舍利茫茫中土
是有正法而德清偏邑罕有塔寺使蒼生蒙昧罔知所
之悲夫至人無名陶鑄而名之耳安可糠粃有爲金壁
無相二見齊楚瞽性者流豈短屨如之功萬夫無外此
大菩薩自在之盛行吾將爲爾行焉於是繕以香臺作
以菴殿卿雲蓄泄於戶外麗月明回於簷下是觀象大
壯法時雲室豈不且哉前後寫經二藏凡一萬六千卷

不以皮爲紙不以血爲墨是身臭穢靡潔書寫非難捨哉晚節工于禪門頓入懸解言越性靈之外心冥文字之表天寶初臨安足法師死經三宿將入地獄冥見瑤公引至王所謂王曰此師解講涅槃經大王宥之王曰唯聞嚴能講不聞此師名何也如此再三王不能屈因赦之嗟乎至人之作用不動此身而流形于彼非無緣力力慈何哉曾是鄉人施犒犒音告牛者天然不孕因而出乳及瑤公寢疾日有饋之者非夫人舍動植德感神明亦何能致此希有之事也他日蹙然以容擡楮而歎昔

孔子蚤作悲歌于門者此聖人所以同我生亦同我死
莊生曰適去夫子順也吾亦何懼哉以十一年秋禪坐
滅度嗚呼婉婉蓮步應隨白雲寥寥香林空見孤月念
不知其至人幽機妙用髣髴化爲天生乎飛爲白霓乎
不然將有異名于他國乎某月某日飭以靈龕崇以寶
塔繫以法鼓吹以法螺門人號動于是葬殮十二年春
將欲啓靈龕遷寶塔炎炎金火以求舍利豈知容色不
壞凜然如生識者以爲涅槃本義絕動涉之知窮寂照
之惠存不壞之身滅大化之體此四者而公得之昔少

林孕精蘄春育髮何獨嘉也寺主玄雌等皆秉大明慧
開道區中吠琉璃天移夕爲畫彼什公四子亦季孟之
間歟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姚澹主客郎中姚沛稟龜
溪之靈鷲山之英門多才傑世著匡佐而瑀公善焉刺
史楊惠才識深敏器宇調暢虞潭之流也令吳測微清
慎有度奸回無欺賀循之流也皆入境問俗飲風脊德
徘徊歔歔有恨來暮嗟乎法本無名是歸寂樂門人墮
淚願刻豐碑予誠不敏衰以見托銘曰

法本無生示生兮法本無名強名兮大師振振冲邈兮

蒼生茫茫啓覺兮堅持律藏是非兮深入禪關兮證兮
鷲峯岑岌莫涉兮龜溪澹蕩莫測兮五十佛懺是禮兮
十二經文是啓兮聖僧異人降語兮錫音牛非孕垂乳
兮同衆生病罔差兮同衆生沒罔壞兮門徒病矣號絕
兮姻族潛然嗚咽兮烏臺華省思人兮邗君邑宰敬神
兮無言可象湛寂兮身謝名飛刻石兮

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

并序

釋清晝

夫萬有朝徹獨立而不改其妙空乎洎鴻濛已還民溺
情海安不幻之跡喪全真之旨若識浪不作幻何有哉

我釋迦本師獨開宗極遠而告滅降蘊魔也在而言逝
爲狂子也以八萬四千正法首付飲光飲光已下二十
四聖降及菩提達摩繼傳心教有七祖焉第六祖曹溪
能公能公傳方巖策公乃永嘉覺荷澤會之同學也方
巖卽佛川大師之師也大師諱惠明俗姓陳氏漢太丘
長寔之後世居潁川顯祖某末嘉南遷爲司徒掾陳氏
受禪四代祖仲文有佐命之勲封丹陽公祖某雙溪穀
熟二縣宰考某蘭陵人也大師雖世有榮閥而未嘗自
稱蓋處塵世之餘累矣先夫人初感之日如持佛飛足

惡屬于葷圃口不嘗于齏器神衰身羸長聞法音既而
誣焉年漸及卅方祈捨俗大人從之至受具時卽彌元
七年也耳未誘于聲界目不瑕于色塵清行剋終如璧
寒玉嘗謂人曰昔者繁刑首飾伯成子高遁焉吾雖不
捨律儀而惡乎諍論紛若心印心之法至矣哉西詣方
巖頓開心地於戲冥冥其機赫赫其師寂乎大空之淵
而不疑放乎萬緣之律而不變天寶初年將有願于清
涼山淮汴阻兵師乃旋策偶與禪侶西之宛陵于上石
門置蘭若三所有大戲來擾如撫狹焉旣屬時艱民多

饑荐羣盜欲至輒號呼先報往往徵焉先是楚鄉弋獵
爲事不聞佛號但徇殺心我大師以慈行之至尚能使
猛虎不暴騰猿不擾而況於人乎故舉鄉之昨浣心輩
而散網製罟子求于我至天寶五稔爰止乎魚陂道場
有瑀公者白土史宗之流跡邇行微世莫之識始相見
曰南祖傳教菩薩來何晚耶他日與瑀公登魚陂峯頂
見東南有山蒼琅獨秀謂瑀公曰吾與此山宿有緣矣
天寶八年有制度人州將韋公南金舉高行黑白狀請
募名州中寧化道場大師固辭韋公不屈其志遂度慧

佛川卽曠昔魚陂所望之峯梁吳曰故宅之所地志云
青山東南掘得古像二軀莫知年代也獲像之地曠泉
忽湧因此名爲佛川焉泉側有吳王古廟風俗淫祠祀
濫以犧牲於是大師哀之乃詣祠宮禪坐洎夕中夜雷
雨滂至林摧瓦飛頃之雨收月在見一丈夫容甚盛大
師謂曰居士生爲賢人死爲神明奈何使我蒼生每被
血食豈知此事歟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
禮懺再三大師乃授以菩薩戒神欣然曰若和尚移寺
弟子願捨此處未奉禪居言畢不見其後果移寺焉于

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是吾師法號更有異器畧而不
書建中元年春忽顧左右愀然而嘆曰夫人生百年蓋
一念耳昧者安知揭日月以趨新哉吾將往淨方爾曹
勉之于時報年八十四僧騰五十一以其年正月十一
日有疾其日庭木春悴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
十二日奄然長往二月十二日建塔於佛川有慈烏盤
林翠衆驚異受法門人自湖淮楚不遠而至有若孤童
律網默持心印惠解比丘卽其人也德與物敷言隨性
靈輝采不飾世謂渾金惠敏比丘卽其人也外學以文

內修心行跡不疑聖機能造微如知比丘卽其人也普
薩戒弟子刺史盧公幼平顏公真卿獨孤公問俗桂公
位裴公清惟彼數公深于禪者也謝太傅之通于宗要
殷淵源之造于精微常恐大師之言將墜於地願謂小
子志之予曰必使觀至人之奧知地位之極則未敢聞
命若盛美之跡人所見聞何嘗敢忘請退而記之刻之
靈石詞曰

青山我廬白雲我曹吾師處馬人遐跡高高高伊何降
心鍊魔傳教方巖傾珠竭河持而不檢放而不過匪雲

異月如水與波見獨超超證法無兩生死誰羈我不可
鞅若播空輪如颯風響何爲告滅亦猶狂子忽示雙桐
乍空隻履佛去川在人亡寺留紛吾舊境寂寞長秋泣
露草繁悲風樹滿此物無心盡如悽斷門人千萬昔爲
法來悟者不覺常情自哀祥花雨墜靈塔峯開真子相
顧全身在哉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清晝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願大造人天張無生極宗懸衡
於群教之表自第一義締皆我之蓬廬也况儒以聖名法

道家之流哉教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卽其人也大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勳茂德世爲吳中右族大師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耀不足關其心聲塵未會觸其性其年二十詣天竺威大師首宗毗尼依佛教也常慨然而嘆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不然觀萬象無根我獨以無生一心覆疑山之峻知四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望是遠而悟者天隔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霈然而東與生靈滌心觀天地更始正

士自摩騰以降持法有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
內髦士亟歸乎哉如凱風徵陽嘉禾先發比齊惠文大
師傳龍樹智論一性之教卽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
殊所乘也惠文傳南嶽南嶽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
旨以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不出正念無
遺卽中蓋如來一斯教之扁鑄也天下弘經士窺我宗
者不得其門而入天台去世界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
雲傳東陽東陽傳左溪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專具
諫議大夫杜正論教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受心宗

方造其極物有凋折而苦節不衰時有晦明而至行不
變法華三昧淵乎我衷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
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咎焉吾恐大教未周
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得無過乎乃欲廣
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景揚大雄慈聲蓋平
生之願與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序厥
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羣峯合沓以就我當大藏而
孤峙疑天作以待用此持經之境也及以清晝山空杉
吹不動真念凝乎寂寞經聲在乎杳冥此持經之心也

大曆元祀州將韋公元甫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
公圓開州刺史陸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
張公象境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上聞詔書特
下署名曰法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惠日昇於天平
自江以東忽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與精行大
德二十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無緣慈眼極
一觀四生多溺空見乃鑄廬舍那及毘盧遮那像明智
身不有法體非無將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多寶妙塔
開淨土當生之葉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聲聞得

記方等四部得嘉

一作喜

廣教盡收無垢淨光蓋是如來

極開方便跡雖有作功乃無爲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
之福又寫天台一教溢乎道場真詮昭昭與清景不極
大師有言佛法壽命其惟常住乎常住不存我法安寄
於是置莊二所世因爲義俟嘉穀以登身因是修期聖
禾不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
我慈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諸法華玄義
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願盈乎石室
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明上燭

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異日問天台然公公曰智慧
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于本寺入法華道
場忽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不
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
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山本寺嗚呼
象法梁壞苦流增波無數人天從今何怙初當寺蓋公
輪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
目驕陽人焉嘉苗若燎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曠
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輪法盛遊欣可入如

來之室豈唯宣父之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
人猶子靈源等高志驚拔德隣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
大乘以基性雖後學夙聆德聲曷云不騫貽諸樂石銘
曰

泓澄吳江靜幾于道清氣蓄焉誕我僧寶泐泐大師與
道爲蕃義天無孛慈釭不待歸然支山繫公所履建塔
闍院夷荒而趾乃基靈峯靈峯崇崇乃啓秘藏秘藏形
形天色在下月輪當中真經無言至象非象冥理徹性
不昧不朗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嵯峩有時而裂香

樹偃蹇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示滅何之天泣
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陵屨西去相逢是誰見海未
乾疑山尚阻巒巒魔民爰得其所吾所寂寥空留法語
入室數子皆弘我經安公如月遠公如星恭恭秩秩釋
氏儀形影塔亭亭長在寒樹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飄
苦雲與我爲喻

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讚

并序

釋清蓋

繪工匠意通幽若菩薩出現湛兮凝心于內怡然示相
于表非法王妙用何哉誰其主之卽湖州刺史諫議太

夫樊公夫人范陽縣君盧氏所造也初夫人有錫胤之兆嘗念觀音夢雲初懷育月方誕命曰是女且不正名蓋取冝子之意也公以積德樹仁膺其錫羨雖菩薩大慈不昧亦江漢間氣所鍾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斯蓋申甫之傳乎於戲至誠旣敷上願恩答乃於寶勝殿內按經圖變祇于壁上觀世世之門不捨毫端禮分身之國詞曰

聖人之體今有而無迹至人之心今用而常寂公之小君今慧性造微我之大士今慈心莫違保幼子今永貞

無悔靚真儀今常明不昧慈爲雨今惠爲風灑芳襟今
襲輕珮

畫藥師琉璃光佛讚

并序

釋清晝

佛以大慈療生死巨瘵示藥師名以大知證圓明妙身
受琉璃稱無私之鑒湛乎不動誠懃之至感而遂通湖
州刺史諫議大夫樊公夫人范陽縣君盧氏得之矣頂
因懷妊默念於心先徵佩印之祥載見懃懃之至遂而
此變以答佛慈光射金扉日月不開于天上影照珠網
烟香自出于壁間東方如來仰瞻長世輟揚盛德有德

詩才詞曰

藥師之仁隨心至今十二上願慈不遺今琉璃之身爲
我示今八十種好相畢備今繪像報德公夫人今初祝
胤子果克禪兮早見才童邁人倫兮將成大器應甫申
今如來悲父長可親兮貽厥孫謀壽萬春兮

大雲寺逸公寫真讚

釋清晝

盡與理冥兩身不異淵情洞識眉睫斯備欲發何言正
思何事一床獨坐道具長隨餅執堪瀉珠傳似移清風
拂素若整威儀

藝文補

卷之九

十七

唐文

王安吉寫真讚

釋清晝

性正氣高外爽神徹遠水澄渟秋天寥泐銳工傳逸黠
漆開頤風儀秀發毫髮無遺當獨立處似不言時如頤
如顧何慮何思披影相對真身是誰

烏程李明府水堂觀玄真子置酒張樂叢筆亂揮

畫武城讚

釋清晝

烏程魯邑異日同風洋洋絃歌復聞我公玄真跌宕筆
狂神王楚奏鏗錡吳聲瀏亮舒縑雪似頤彩霞狀點不
誤揮毫無虛放藹藹武城披圖可望咫尺之內天高水

清月疑山吐風恐松聲晴雨雲住春冬草榮比公爲政
德暖生成盛烈暉暉雙揚厥靈

座右偈

釋清晝

水月無根緣生則有莫辨其端莫測其後以有爲瑕以
無爲垢不廢不立誰觸誰受寂念淵源玄紛然咎

與楊祭酒書

杜鴻漸

顧渚山中紫笋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
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

顧渚山記

陸羽

豫章王子尚訪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茗子尚味
之云此甘露也何言茶名也

無爲寺記畧

寺在今
歸安

張蟾

花開寶殿文粲瑤塔百堵興而門闢崇萬楹叠而廊廡
對寺有名僧五千人

送張玄武序

元結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爲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潛
夫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將辭
讌言悉以言贈上有勤仁惠郵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

沙行役之譴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極太寧垂
休入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訂者或曰西南少疲是以
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民化
于秦漢純古之道其由未知無置此焉姑取廢也如德
以涵灌義以封植其教遲遠其人迎喁至乎不可固未
必也則曰保仁以敦養流惠以懷卹知其所勞示其所
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興不樂嘆曰吾嘗
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
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

四十于此無曰我時祿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于二
公之意爲異年觀會之方也已敢飛行役敢自清慎終
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歇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
贈通相編次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
雅不興幾及千歲溺于時者世無人哉嗚呼存名位不
顯年壽不終獨無知音不見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
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

中所有摠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與其不
亡于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進金沙泉表

裴清

吳興古郡顧渚名山當貢焙之所居有靈泉之特異用
之蒸搗別著芳馨信至德之感通合太和而獻納甘有
同於沆瀣清遠勝于滄浪

吳興晝公集序

于頔

詩自風雅道息二百餘年而騷人作其旨愁思其文婉
麗亡楚之變風歟至西漢李陵蘇武始全爲五言詩體

源於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梁昭明所造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亡其姓氏觀其詞蓋東漢之世李蘇之流自建安中王仲宣曹子建鼓其風晉世陸士衡潘安仁揚其波王曹以氣勝潘陸以文尚氣勝者魏祖興武功於二京已覆文尚者晉武圖帝業于五胡肇亂觀其人文興亡之迹人馬廋哉宋高祖平桓玄定江表文帝繼業五年間江左寧謐魏晉文章鬱然復興康樂侯謝靈運獨步江南俯視潘陸其文炳而麗其氣逸而暢驅風雨于江山變晴昏于洲渚烟雲以之慘淡景氣爲其

澄霽信江表之文英五言之麗則者也逮乎齊世宣城
守謝玄暉亦得其詞調函于風格不侔康樂矣梁陳已
降雖作者不絕而五言之道不勝其情矣有唐吳興關
士繹皎清書卽康樂之十世孫也得詩人之與旨傳乃
祖之精華江南詩人莫不楷範極于緣情綺靡故詞多
芳澤師古典制故律尚清壯其或發明玄理則深契真
如人不可得而思議也貞元壬申歲余分刺吳興之明
年集賢殿御書院有命徵其文集余自採而編之得詩
五百四十六首分爲十卷納于延閣書府上人以余嘗

著詩述論前代之詩逸疑託以集序辭不獲已畧志其
變上人之植情和順稟質端懿中秘空寂外開方便妙
言說于文字了心境于定慧又釋門之慈航智炬也余
游方之內者何足以扣玄關謝氏世爲詩人豈佛書所
謂習氣云

駁則天太后不可立本紀議節文

沈既濟

伏以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
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北司鸞
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

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
常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
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
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王爲子蓋高下自乎
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爲弱減不
爲僭奪握中持平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
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
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
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追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

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
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
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
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
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
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旣已殊矣今
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爲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
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
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竝未爲可或曰班

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
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于漢約
無遷鼎革命之甚况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宮中二
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
不可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
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
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
年何所拘閔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
曰公在軋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

合孝和紀毋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
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
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
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畧
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列于廢后王庶人之下題
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云

詞科論

并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耻不以文章達其應
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總有錄

百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治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太政與天子竝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選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畧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

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
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
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
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
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
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
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爲盟歆以取科第而聲
名動天下或鈎據隱慝嘲爲篇詠以列于道路迭相談
訾無所不至焉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邑一作中少年乃盧生也

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門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

可與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于遊藝自惟當年青紫可
拾今已適壯猶勤猷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
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
子榮適如志其枕青氈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
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
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
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
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
一作郡生性好土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

之刻石紀德移節沐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

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

一作採訪

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兩節度使王君龜新被殺

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

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

一作十餘萬

開地九百里築三大

城以遮要害遷太立石於居

一作扶

延山以頌之歸朝冊

勲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無御史大夫時

望清重群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爲端

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

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
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
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
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
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
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一作共懼者皆死獨生
爲中官保之減罪死一作死罪投驩州數年帝知寃復追爲
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
侗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傳爲侍御

史位爲大常丞倜爲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襄
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窺荒徼再登台鉉
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
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
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
同相躡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
東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叙過蒙殊獎特
蒙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
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

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鐘湔竝歇筋骸俱耄彌留沈
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未辭聖代
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
出擁藩輸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
謂痊平豈斯沉痾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
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有瘳
是夕薨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曰翁坐其
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薨寐
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

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
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于祿字書後記

楊漢公

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形古今存道歿身煥乎國史文
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頃因
左宦曾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閑錄于祿字樣鐫于
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
不息刻缺遂多親侄顛頃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
移於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懇崇陰獲觀墨

妙得以餘俸成顯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使筆蹟傳于末末時開成四年六月念九日刺史楊漢公記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穆員

儒之執喪也極其哀止于毀其于既往也則無及焉西方聖人以大慈大悲爲功追護往生爲誓凡爾銜卹靡至克窮罔極如有求而不獲者何末由斯而洩之貞元

八年百一旬有六日我伯姊前烏程令弘農楊萃

一作華

故夫人之喪再周先是哀子泰衡嵩復觀洎女子

子字一作

十娘相與號曰我之生也自親之生今我報親幾何而既

何先王制禮不卽人心何義和迅節不恤余慕于是合
哀傷聖誠而禱之男寘其心女集其指迨茲日而阿彌
陀佛現嗚呼西方之教念焉斯至矧是像也一縷一哀
一哀一聖凡億萬縷爲億萬聖億萬大慈大悲一作壹

之乎爾願其爲追護也可嘗量哉秦等毀傷見者之神
號墮隣人之淚是月之慕有逾其初舅氏員撫而廣之
曰親之于子也生三年而免于懷子之于親氏喪三年
而免于服是則服之終也豈哀之終乎記所謂君子有
終身之憂蓋哀之終也此又哀之終也豈孝之終乎經

曰立身揚名以顯于後世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孝之終也若然者爾之孝爾之哀借爾身齊爾性于是始孝何痛夫終焉員悲不能文強爲之記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泊中師高明會合于獨四人相依然約爲友遂同詣青城山斬刈藜藿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覽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雜誘我於疏通廣博之地示我于精淳玄顯之際德德之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共欲

張聞見之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廬山復營蓬居
遂我遁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高精綜六籍
翱翔百氏繇是聲譽殷然爲江湖聞人居五六年載出
廬嶽歸蜀問起居中師愛惜離思振衣相送泝九江歷
楚抵梯歸而旋執袂之際互修前志已巳歲自成都至
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羈旅相依各被婚娶囿于紫水
去歲迄今凶問洊臻王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
林索寞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噫青城匡廬岑巖
際天下有烟霞上有神仙緬懷曩昔道遙其下背負素

琴手持道書掬泉掃石吟嘯終晝是時年少無事費傲
光景造適則止不知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煩襟期
晦明一十二年于茲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
月馳于外憂喜攻于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靜不庇環堵
之室泥塗碌碌視日旦暮永言念此厚用慙穢思欲攀
石門之松桂宿靈溪之烟月可再得手然踟度者多繫
乎出處知幾者不滯于進取前年冬中師聊整文思起
嘗於禮闈間飛聲騰陵譟動公卿當疑作常伯輪教俯授
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之繇此而進者

必聯振六翮聿求昇翥苟有便捷一作躍登青冥十六

七安中師旅食淹恤內顧勤窶策馬南向慰其室家未

幾而囊金中罄庖烟屢絕乘時蒸鑠將遊炎方又何其

渡落也相國齊公挺鸞皇之儀鬱經綿之暮新荷天籟

鎮安越服執事行業明白且曰親舊或將修假道之禮

不爲丁寧結約求以自輔乎重慎舟楫無畏遠道議者

去五嶺風候加飡飯日舉醇酒數觴可以佐助正氣生

其識之

劍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真讚

符載

大理錢詩事徽字文美

和順中積英華外發碧海靈珠秋天朗月風度可法文章無轍何許風栖窠窠雙闕

劉商卽中集序

商寓武康仙去見仙傳拾遺

武元衡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辯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麗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稽述作發乎情性形于咏歌大則明天下政途彌綸王化爾小則又舒一時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也固可動天地感鬼神則豈始之

道存焉有唐文士彭城劉公諱商字子夏眷予一先後
之輩睦予兩中外之親緣情所鍾愛亦加等顧惟遭幸
秉國樞重燮贊台衡之務統臨井絡之人其孤乃然鏘
遺文提捧萬里猥期序引將佐詞林子感悼故知慙
華藻珠玉綴錯清冷自飄皆素所狎聞也泫然涕下不
能自收矧公遐情浩然酷尚山水著文之外妙極丹青
好事君子或持水素越淮湖求一松一石片雲孤鶴獲
者寶之雖楚璧南金不之過也晚歲擺落塵滓割棄親
愛寔寐靈仙之境逍遙玄牝之門又安知不攀附雲霓

蛇迹巖壑超然懸解與漫汗游乎無間邪著歌行等篇
皆思入宵冥勢合飛動滋液瓊環之朗潤濬發綺綉之
濃華解疑作境成文隨文變象是謂折繁音於孤韻貫

清濟于洪流者也今所編錄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
著胡笳詞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嶇驚畏之患亦云
至矣有若太原王緒河東裴茂茂弟薦河南豆盧客馮
翊叢紳紳弟綬及余伯舅洎于子夏咸以儒業相資冠
冑群族雄詞麗句遍在人間予與司空嚴公親結義深
相與編葺恨不得繼采詩之末播于樂章且傳諸名士

庶幾不朽忝以宿姻舊好撫事追書故言之不讓也